

法音

章嘉



中華民國四十七年七月二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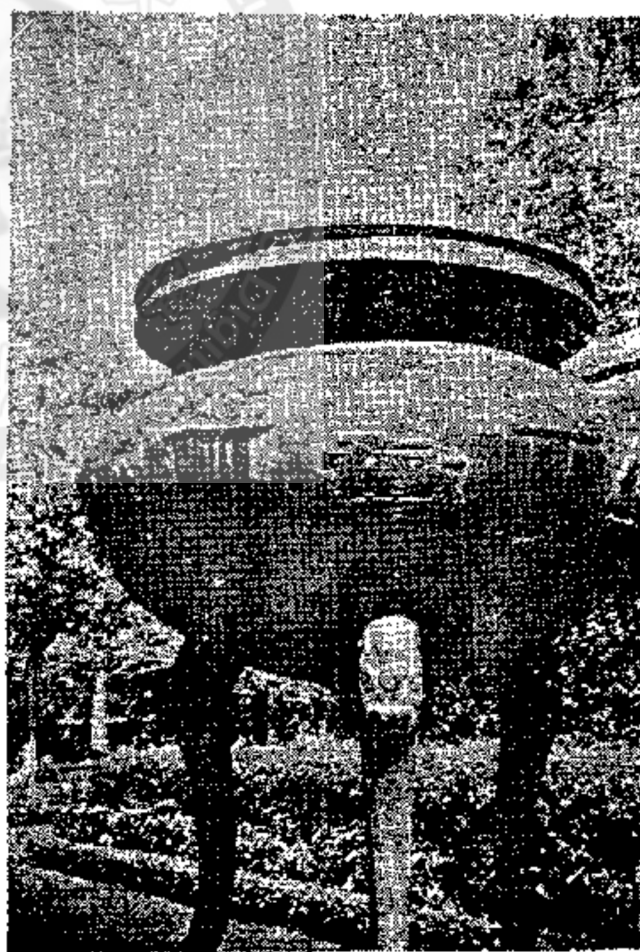
摩 關於佛教徒議政治



英鼎

這一巨鼎供置於越南南圻動物園內，鼎中鑄造很多我國古代古色古香的藝術花紋，前往參觀者莫不譽為鬼匠神工，歎為觀止！在倡導中越文化交流聲中，更具意義。

馮達民攝





關於佛徒議政

·有聊·

來美快到半年，因舊地域的距離遙遠，對東半球的事情，漸漸隔膜起來。又恨自己未從登公學仙，沒有如費長房那樣獲得縮地之術。所以每當東半球的佛學雜誌寄到西半球時，見到許多文章和新聞，都已成了隔日黃花，變為陳跡，雖然有點感想，實亦不願寫出，何況多費筆墨，亦徒傷梨棗。

溯我來美兩個月後，才讀到在星出版的第一本週刊，看到封面標着一純粹宣揚佛陀教義避免捲入政治漩渦，即感到下一句標題太露骨，且帶有多少語病，以往為顧慮所處的環境，想避免種種無謂的麻煩，使刊物順利出版下去有時亦逼得說「只談佛法，不涉政治」的話，意思是不想跟人事做糾纏，學那種純粹「政治鬥爭」的聲嘶力竭的作風，用那種最露骨，最尖刻的「潑婦罵街」的方式來寫文章，豈在十方居士施捨淨資的刊物上，但亦不是說一個佛教雜誌，完全要離開政治不談，在事實上這是無論如何都辦不到的。因政治的內涵，是含攝了道德文化，道德教育，以及一切社會人事的關係在內。一個良好的政治，也就是道德文化，道德教育等等的實際行動的表現。佛教的學理，誰都承認它是道德文化，道德教育的昇華，那麼它的本身就和政治已有密切的關係，如何可以離開政治，難得開社會，而把佛法變作空虛而不切實際的玄談；因此：做一個佛教徒，要很露骨地，很尖刻地，那些主觀主義者，雖武主義者一面倒的鬥爭主義者，從事一面倒的政治鬥爭活動固然有些偏激，就是深恐捲入漩渦，而唱出種種避免政治不談的高調，也是不大妥切的，原因是人類處在人群之中，任何時候都不能離開社會而單獨生存，也即是離不開社會人事的政治關係。中山先生把政治二字解得很好，政是衆人的事，治是管理衆人的事。一個軍人說自己不宜政治，或我是軍人，不理政事，固然

好笑，就是一個民主國家的國民，不做政治，不理政治，也無異自己放棄了國民一份子的權利與義務，同樣是可笑的。基於此義，我們佛徒想搞政治，想去做官，固然不妥，而議論政治，對國家貢獻良好的建設性的政治理論，也沒有什麼不可以的。佛在許多經中議論到仁王政治，就是很好的證例。太虛大師在世，亦曾主張「議政而不干治」，指示佛徒議論政治，是希望有良好的仁政出來，安民福國，並不是想做官而去干涉政治。這正是佛徒最正當合理的政治觀，和佛徒仁王政治的理論與態度是吻合的。

來美第四個月，讀到海潮音第三期「釋尊為何重視輪王」，及「原始佛教的政治思想」，覺得佛教與政治的重要性，已在這二文中和盤托出。輪王政治，正是佛教政治的最高理想；實現了輪王政治，就是實現了世界大同主義，也是實現了人間淨土。我國的王道政治，可說是輪王政治的初步，而輪王政治，却成了王道政治的擴展與究極，也是德化政治的結晶。不過這種輪王政治，看來祇是一種未來世界的理想政治，但根據佛在經中所說的情形觀察，輪王政治，過去時代也曾有人間實現過，並不是永遠不兌現的幻想。同時撇開佛國淨土的一面不談，佛法在此現實人間的作用，可說完全是要實現仁王政治或輪王政治的；不如是，佛法與此人間的關係，勢必成了真空狀態。釋尊既重視仁王政治或輪王政治在人間實施，故其在生，多對在家弟子的王宰官，談論治國安民的政事，而不主張出家弟子多談王事與國事，以妨礙學道，祇是勉勵他們清進修行，遠修道法，住持佛教，而把以法輔政的責任，推重於在家信眾。這大概是因主持佛法，與護持佛法僧俗的職責各有依歸，各有所倚的重點不同的關係，也並非說出家弟子就完全離開政治，不得

本期目錄

論南蘇未來趨勢 (時事剪折) 金輝 2

儒教非宗教 (天國屬貧者)

關於佛徒議政 (專論特載) 有聊 3

臺灣佛教史略 (教史講座) 李添春 5

凡「心」即「佛性」倡的淺說 妙祥 7

佛法是安定社會的真法 (空山佈教) 頑石 8

本年佛誕節慶祝南粵電報

離四句絕百非 (妙理深源) 百伊 9

答客來問 (佛教問答) 會普信 10

寶島佛化紀遊 (遊記拾趣) 鄭輕煩 12

記潘雅堂先生皈依佛 (人物訪問) 恒一 13

信仰即教因十而傳改

一部以寺院為背景電影 春泥尼 東京航訊 13

萬金和尚與千金小姐 (舞臺劇本) 實妙 14

長相憶 (本刊每期小說) 符兆祥 16

佛青園地 傅大士 抒情小唱 新詩——持訊林道生等 18

北京清故宮佛蹟 (大陸風光) 潘寶妙 20

來獎第五個月，讀到法音第二十六期「論佛教

自然是很有趣的。爲了這事——刪去國號，當時香港有位大居士，也會來信向我質問。我把當地的情形告訴他，向他說明他，亦似未深信。後來他代表香港出席東方世界華僑反共會議，特爲跑到一間大圖書館中去翻查檳城的光華日報，（果然不錯，一年前他在陽明山參加高級訓練時，曾看見光華日報刊有中華民國的字樣，但是現在確已刪去了）（他們多是老牌的貞忠之士。該報每年元旦特刊，都有我的應徵文字。他們當然不是否認中華民國的）這時他才來信向我道歉，懊悔，說以前是錯怪了我。現在作者未知此情，又因與該刊編者過去爲了小事，打過肚皮官司和筆墨官司，這次因見標出「避免捲入政治漩渦」，或者以爲是我授意，因此就反覆無常，不顧以往的交誼，也不顧現前的事實，從會誤中又想向我開刀了。其實在我，覺得自己很慚愧，好像生的是一種死症，就是開刀，也是枉費你的心血。我不否認佛徒與政治的關係，也不反對佛徒議論政治，我只同意佛教徒用和平的口吻與態度議論政治，不是用政治鬥爭者的手腕或方式去介入政治人物中沉浮，這却是真的。過去在港澳，在仰光，在馬來亞如此，現在在美國也是此如。工作儘可相同，觀點作法不妨有異，豈可以草率地強人所同，那還談什麼民主！

在「原始佛教的政治思想」文中，引增一阿舍經中一個正法君主對於處理敵國的三個準則，是值得議政的佛徒留意的。這三個準則：第一對內敵與外敵的殺虐人民，應以武力對付之，但應作救衆生想；第二如有比較適當的方法，即不應動干戈去平定內外敵人；第三務須不殺敵人，盡量感化，削其武力。這已是從政治運用到軍事上來，還是盡量採用和平方式，來解除糾紛，並不是專主政治鬥爭以及軍事鬥爭的，而且這些準則，還是對在家弟子的國王宰官說的，並不是對出家比丘說的。就是論「佛教與政治」文中所引的讓王經，如來示教勝軍王經，佛爲優填王說王法政論經等，亦都是爲在家弟子的，國王大臣說的，不是爲比丘說的。這點在同意政治鬥爭的比丘，應已注意到的。

- 4 -



臺灣佛教史略

李添春教授編撰

臺灣佛教史略目次

一 佛教傳入前之臺灣宗教

(公元一六二一—一六六一)

二 鄭氏時代之佛教

(公元一六六一—一六八三)

三 清代之佛教

(公元一六八三—一八九五)

四 日據時代之佛教

(公元一八九五—一九五五)

五 臺灣佛教之將來

一 佛教傳入前之臺灣宗教

(公元一六二一—一六六一)

明末清初，臺灣才有較詳的歷史記載，在此以前則渺無所知。因為原住民，尚未脫離野蠻未開時代。不但未有文字，而且因種族繁雜，語言各異，群雄各據一方，始終沒有連繫。所以在這時代的情形，除了用考古學語言，或由他們累代相傳的口傳以外，事實上沒有方法得知他們的祖先系統，乃至民族的由來。過去日據時代，臺北帝國大學人類學系，曾作過調查的必要，費了六七年的工夫，把他們傳下來的口碑，作一個記錄。經過有系統的工作加以整理以後，成為兩大冊子，其書名為「臺灣高山族系統所屬之研究」，另一冊書名為「臺灣高山族原語傳說集」。由這些研究，約略可知他們的出身地，大半是南洋方面移住的民族。可是由這些高山族的風俗習慣，乃至宗教考察的結果，與佛教並無關係。查佛教後的印度，由阿育王傳分王教師到各國去，南洋一帶頗有其影響。可是這些高山同胞的風俗習慣裏頭，並無半點佛教色彩，由此

可知古代的臺灣，與佛教全無關係。

次即中國人與臺灣的關係，此亦甚難清楚，據考古學家的研究，臺灣遠在五千年前就有人居住。有些石器與中國大陸，實不無相關。但在中國歷史上的記載，較為古者，乃有三神山之說。秦始皇心滿意足為天子之後，又想與神仙為伴，求一不死之藥方。於是僱方士徐福之說，滿載五百童男五百童女出海。所謂三神山者即是蓬萊、方丈、瀛洲。有人說蓬萊、方丈是指日本及琉球，而瀛洲就是臺灣。由此可知，古代人的心目中，以臺灣為仙島。

因臺灣草木秀美，有長春花，不黃之草。又有一說臺灣是仙島，澎湖是方丈，其音近似。此乃列子夏革之說，亦仙聖之地。

明萬曆初年，葡萄牙船航太平洋，中途經過臺灣北側。自外遠望，山岳如畫，樹木青蒼，因此稱臺灣為荷摩沙(Hermosa)，就是稱為美麗島。據上內外之說，臺灣實為仙地，四時風景美佳。可是中國人在臺灣住了後之結果，稱臺灣為「埋冤」。因為明代流，泉人入臺，常為天氣所屈，居者輒病死，故不得還境，故以埋冤二字稱之，而喪其妻慘。

由以上傳聞，我們知道，臺灣一面是仙境，一面是很難住的地方。因為氣候關係，動、植物較為容易生長。而且多濕多溫的關係，對於微生物的繁殖又最適合的地方。古來瘟疫乃至傳染病，臺灣特別多，這是臺灣的實狀。

住在這種環境下之民衆，對於宗教信仰實容易趨於迷信。猶其時藥尚未發達之時候，兼之環境衛生不佳，病根依賴神佛，更無其他良法。是否因為這些緣故，我們所信仰諸多神佛之中，在臺最初被人崇拜者，就是媽祖。這在荷蘭時代，漢人移住臺灣當時，最初所建的廟，就是保生大帝廟。此廟後

來被人稱為「開山宮」，意思是表示臺灣最初的廟。

荷蘭時代的宗教政策，當然以基督教為主。所以一般歷史家，稱歐洲人之移民方法，一定要帶着「算盤及十字架」。荷蘭人對於臺灣也是依樣葫蘆，帶着十字架來臺灣。而且他們的十字架極其艱鉅，除了基督神以外，不准其他的神佛存在。據荷蘭時代的記錄(參照平山勳著臺灣社會經濟史全集)明永曆十二年(公元一六五八年)頒布之禁條如下：

「土人不准崇信偶像，以及姦淫行為。犯前者管於公衆面前，然後追放。犯後者亦管於公衆面前，而且處於六年禁錮。六年此外尚有不行行為時，依照荷人所定之法律處分。」

由此可知，荷人對於在來之宗教，加上嚴重的壓迫。看當時之記錄，不但對於土人之偶像，常常焚燬使地昇天以外，對於土人宗教上執行者之巫女，又加於追放，不准她們住在家裏過活。因此死於非命者甚多。

據一六五二年十月三十日臺灣評議會，送給印度總督之公文中，這樣說：「現在巫女四十八名既經回來。最初追放時，是二百五十名，其中二百零二名，因年老及貧病交加，都既死去。今道四十八名應分散於五個村落，一村平均十名。放在各村之牧師監督中，亦甚容易管理。如果仍然依舊不管理時，她們很容易回復從前的迷信。而且對於無智的土人，亦有很大的危險及弊害云云」。由此可見荷人對於自教以外之宗教，加以很大的壓迫。那末，三百餘年前的宗教情形如何？就是說荷人時代或者荷人以前的宗教如何？我們在此來檢討一下。今據當時荷人宣教師中，較為重要人物而且很久住在臺灣之一人，嘉賓士(Cadina)著「臺灣島

史」的記載中有說及，今照錄之如下：

他們並無經典，只依口傳，信靈魂為不滅。凡人死，即建一屋於高地，而門前掛着綠樹或旗。屋之中央放一鉢水及杯，以為這些可洗靈魂的污穢。信為靈魂欲入天國以前，有一深淵，上面掛着橋樑，無論善人惡人必須經過，但是惡人過橋時，橋樑自動反側，令惡人墜落奈加深淵。可是受此種刑罰的惡人，其原因如下：須裸體行時而不行者；禁止穿網時而穿者；三十六歲以前生小孩者；非時期而捕魚及採牡蠣者；鳥非行時輕視觀察者等人，死後受此刑罰。謠言，殺人，行盜者。不規為有永遠之罪。又酒醉及私通，無論男女都不視為有罪。他們且說「我們的神，由私通而感覺歡幸。」又他們所祈禱，或獻犧牲的對象，不是唯一神，是多神教。諸神中之「叫做「多馬義散拜者」，住在南方，此神極其雄壯。其妻則在東方，叫做「多苦散苦巴他」。暴風東起，男神不送雨時，女神則來。他們相會時，則給人類曇天。又住在北方的神，對人類甚其殘酷，此神叫做「多米義散合哈」。牠使人類一旦美醜以後，給人類痘瘡及獸病，令其變為醜。崇拜此神之目的，是欲避其災害。他們另一方面供犧牲於諸神中之最高神，此神叫做「多米義散項」。他們請他控制諸惡神的。又他們出征時，祈於兩神，一神名為「多羅夫羅」，牠為「多巴甲阿別」。此兩神是男子最崇拜之神。此外尚有很多，不逞枚舉。據我（著者自稱）所知，主持供奉犧牲及儀式者，不是男僧，是個女巫，地方人叫她們為「伊賦希斯」。這女巫的業務，是祈禱及犧牲。供犧牲時，是殺很多豚，並排米及酒在堂中。其後一二女巫長久咒念。嗣然突然舉目大聲，喊叫神來。然忽恍忽狀態，倒臥在床上，宛如死人。因此四五人欲使她蘇生，其後宛如苦痛發陳。另處有多人好像哭聲一樣，唱起悲歌。約略繼續一小時，女巫等爬上廟屋頂上。並且在公衆面前裸體。手指足刺，裸體示神。

他處有人在祈禱，時間漫長。以上在此儀式當中，都飲強酒。又說這些女巫不但能退散惡魔，且能豫言。又據鬼時，手持日本刀。喊聲如恐怖，且出陰氣聲。他們說，這些作法。能使惡魔恐怖，令其投身河川自殺云。

又他們的喪葬典禮，與其他各國不同。如異教徒的東印度一樣。不埋不燒。地上三尺高的柩上放着屍體。在周圍圍着距離處，焚起溫火，而使屍體水氣乾燥。而在此中間，他們年祭年舞，殺很多豚，飲很強的酒。又與此同時，婦女們跳奇妙的舞，因為她們搬來中空的木柩，放在喪家庭前。同樣採取中空的木柩來做太鼓，鼓聲之中，五六人背向背而亂舞，同時發出奇妙的聲音。如此每日約二小時以慰撫。這樣經過九日以後，屍體略乾。每日一次用洗乾的席包之。而放屍屋之內部，特築土臺，放屍其上。一直到三年以後，約化為骨，將此取回而埋在家中一定的地方。

著者曾目睹一個男子大病，全身叫苦。而他們以繩縛在其首，好像使其窒息一樣，將繩吊起又急放下，以推其早死。

以上是荷據時代，在臺宣教師親眼所見到的當時宗教情形的記錄。雖然不是當時整個臺灣的宗教，代表南部新港，麻豆，蕭壠等各社的宗教，是無疑的。因為高山同胞，現有八個種族，語言習慣互異，宗教當然也有不同，在此不遑枚舉。

其後天啓二年（公元一六二二、清天命七年），突然發生變化。荷人築城於澎湖，越二年（一六二四）佔據臺灣南部。他面西班牙人於天啓六年（一六三六）略取北部臺灣。荷西兩國入侵掠臺灣，其方式完全相同，除了算盤以外，還帶有十字架。但是荷人是傳新教，西人是傳舊教，西人建天主教堂於基隆，淡水，荷人則建設教會於臺南等處。天啓七年（一六二七）荷人覺得有宗教教育之必要，遂致西人派宣教師來臺宣道。經過一年之後，成績顯著，土人中能祈禱及理解教條也既達一百一十人之多。崇禎二年（一六二九）荷人進攻淡水，西人力抗，遂未得逞。於是荷人恐西人來攻，即建築熱

蘭遮城於臺南安平，以防外患。同四年（一六三一）因宗教教育發展，遂建教堂於新港，此是新教教堂之發端。同五年（一六三二）西船遇暴風，漂流至哈仔難（今稱宜蘭），船員五十名為高山兄弟所殺。遂即與兵招討，因而侵入宜蘭地方。翌年建天主堂於此，稱為「Sanhoreno」。其後因淡水神父伐愛士（Francisco Vaez）被淡水開渡往民所殺，舊教在於北部，遂有發微之現象。可是南部新教極其勝利，特別在新港社大告成功。全社人民都來入信，因此引起鄰社不滿，異端與正信，發生鬭爭。荷人為執行新教政策，於一六三六（崇禎七年）討伐麻豆等異端，強各社團結和平協定。又將十字架帶到麻豆及目加溜灣社等五十七村。次年又得現瑞社（恒春）十六村落降服，荷人之殖民於是太告成功。

崇禎十年（一六三七）荷人得觀望獨，大施壓迫異教之政策。將新港，麻豆徒來宗教上之偶像，集中在一所，舉行偶像焚化典禮，強迫土人隨信。結果，據當時之統計，歸信者頗多。受洗禮者：新港社一、〇四七人，目加溜灣社二六一人，蕭壠社二八二人，麻豆社二一五人，大目降社二〇九人，總計有二、〇一四人之多。

北部西班牙之舊教，與此相反，成績不佳。自淡水神父伐愛士，被開頭住民所殺後，神甫莫洛（Luis Molo）又被批拉族人所殺，因此淡水駐軍，暫次撤守，公元一六四二年（崇禎十五年）荷人乘機進攻基隆城取之，繼而淡水，全臺於此總歸荷人之手，西班牙占據北部臺灣十七年，同時宣布天主教，亦與其政治終結而斷。

他面荷蘭人得有臺灣全島後，對於土民之宗教教育極其努力。據宣教師有義宇士（Jules）於崇禎十六年（公元一六四三）歸國休息當時之報告，土著民既受洗禮者，總計有五千四百人以上，兒童既受過宗教教育者，六社共有六百六十人。而土人教師即學校教員，共有五十人之多。而用在宗教之費用，崇禎武元年（一六四五）荷人召開南北各村代表會議時的報告，當時教會的費用，既達六萬元。

（未完待續）



凡心即「佛性」偈的淺說

妙祥

相打與拜揖，同是一手作

孔子曾說，學堯之言，行堯之行，是謂堯矣，那堯之言，亦是如此，學佛之言，行佛之行，是謂佛矣，不論爲聖爲賢，莫不由我人自己造我，所以天台宗說，十界十如，不離我人之一念耳，比方同樣一雙手，要人自己爲用，如用得好，合掌向人致敬，或拜佛，這雙手便成了一及好手，如果捏起拳來打人，這雙手便成了惡手，如過打傷了人，就要吃官司，發生惡作劇，弄出許多痛苦事，試問：這雙手，抑是向人致敬好，或打人好，一善一惡，同是一雙手，事在人爲，這很明顯的證明。

相罵與讚嘆，同是一口作

古人說得好，一言一興邦，一言一喪邦，在華經說舌根有千二百功德，好像列國蘇秦他做六國宰相，別無奇特，全憑三寸不爛之舌，遊說六國，使得六國主國人服順，不過憑三寸不爛之舌吧了，又三國志孔明，他能一人辯勝許多人，結果罵死王郎，氣死周瑜，如用了這片舌來說壞話，成了惡口，如誦經念佛，讚嘆人說好話，成了善口，如果說是說東家長，便是說西家短，弄得雙方不和睦，禍端疊疊而起，莫不由此一張嘴吧，但同是父母所生一張嘴吧，要人自己爲用。

懶惰與勤勞，同此一身作

三字經說，勤有功，戲無益，人不學，不如物，又說勤能補拙，學可致愚，且萬事無難在一勤，比如一個人，本來是很愚笨的，可是他好學不倦，終久成了一個賢人，故曰養成大拙方爲巧，考其根本，免不了一勤字，不過這「勤勞」二字是做人立身處世基本，亦由我人自己創造出來的，比如要創

造一樁事業，決定要具一種決心，努力勇敢向前邁進，否則決難成功。「懶惰」是失敗之母，能够知道這懶惰，爲失敗之因素，定必發憤進取，不致墮落，對於自己本身，利害相關，應該努力邁進，改造頹廢思想，不論精進怠惰皆歸於自己一身吧了。

歡喜與瞋恚，同此一心作

每個人，都離不喜怒哀樂四字，有時達到順境，心中非常歡喜，有時達到逆境，便心中非常痛苦，那麼順境逆境，歡喜憂愁，都由我人一念妄，心上發現，如沒有妄心，什麼歡喜瞋恚都沒有了，說什麼順境逆境，故楞嚴云，順逆皆方便，性心無不通。故曰一心作。

善惡一轉移，凡聖分丘嶽

人生在世間上，所作所爲的事，總離不了「善與惡」就是好與不好，不做善事，便做惡事，不做惡事，便做善事，乃對待之法，如在俗人要守忠孝仁愛，四維八德，出家人要守三皈五戒八戒二百五十戒，果能如此，等於泰山東嶽，有萬有森嚴，何等美觀，如在俗人橫行不法，不守國法紀律，亂來一場，出家人不修三皈五戒，僧格全無，好像一堆小坵，什麼牛馬豬羊隨處無餘，穢污不堪沒想，故爲聖賢等於泰山，爲凡爲不肖等於小坵墩。

佛心即凡心，蓋上無明殼

衆生心內具有佛心在，但衆生自己不知，所謂迷頭認影，騎牛覓牛，丙丁童子來求火，故曰終日圓覺而不知圓覺者，即衆生也，以其背覺合塵故，比如一面鏡子，本來清淨光潔，以塵垢過多，致使這面鏡光不能顯露，蓋上了一張無明殼，弄得這面鏡光，不能發現。

凡心原佛性，只要常磨琢

論語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久久自然佛性爲明朗矣，以其衆生心內，具足佛性故，故曰一念回光，便同本德，又云諸佛正偏知海，當在衆生心行中求，但是要時時磨琢，鏡面上的塵垢，因它年代太久了塵垢太厚了必須慢慢洗擦，使得這鏡光自然發現，衆生心內有諸佛性故，亦是如此道理，若要明佛性，別無奇術，要勤修戒定慧，息滅貪瞋癡，抱住一句話頭，即「禪宗所說「念佛是誰」？朝也參，暮也參，若能參破太虛空，萬別千差一貫通，佛性自然顯明矣。

勿忘勿助長，不厭不倦却

善的事要時時不可忘掉，惡的事，要時時不可使其增長，經裏說，「未生惡令不生，已生惡令滅，未生善令生，已生善令增長，所以對於善法不可生厭離心，尤其不可生疲倦心，如不進步，切勿可退却。

窮規以爲心，何佛不可學

要想成佛作祖，固非容易的事，回顧我佛在因地之時，歷盡許多艱辛，據說有三大阿僧祇劫，即所謂三祇修福慧，百劫種相好，盡至三千大千世界，無有一芥子的地方，不是我佛犧牲身命地方，假如今生不能成功，再等來生，如此要經過無數劫，如度不了衆生，終不成佛，果有如此志願，何危不能成佛呢？

第一莫蹉跎，即今生極樂

光陰是有限的，人命是無常的，大禹惜寸陰，陶潛惜分陰一寸時光，即一寸命光，尺璧非寶，寸陰是珍，人生對於寶貴的光陰，（下接第二頁）

論著

空中佈教

佛法是安定社會的真法

——四十七年佛誕節講於台南廣播電臺——

臺南觀音講寺 頑石

諸位聽衆，我今天要講的是「佛法是安定社會的真法」，怎樣叫作安定社會呢？就是譬喻本本有根，水本有源。這是必然的至理，根不堅固要求木茂盛，源不遠要求水長流，豈不是難事嗎！臺灣雖是海中一個孤島，因為交通便利，出產豐富，兼之在這科學發達，物質文明的現代，萬般的事，都應用着原子的功能，達到無上的完美。生活的方式，亦應用原子的功能，盡力的享受，這等人們處在這美麗的環境中，怎樣又不能得着安定呢？

溯自科學昌明，世界局面爲之一變，素稱寶島的臺灣，雖是海中的孤島，亦受着歐風美雨的洗禮，一般的人們，望其風勢，日有千里之慨，貪求欲望，不能填滿人們的無底穴，那末便有五花八門的奇形怪狀出現了。當此新道德尚未成立，舊道德日見淪亡的時機，人慾橫流腐化的現代，凡有可用慾的手段，莫不用盡其極而行事，貪則貪媚諂笑，富則富奢嫖俠，大都是吃飽飽不得餓時，萬事以金錢爲中心，富的是幾千幾萬，大都是精金銀來謀害他人的殘忍動物，況又由科學的力量，到處建築着美麗的高樓大廈，配合收音、播佈音樂，三入夜晚，五色繽紛，霓虹照耀，一切的現象，那一件不是迷人的利器，人們的慾

求已不能滿其空，又受種種的陶醉，心旌動搖也，就不得不呈而走險；那末，父子弑，夫婦妻，祖孫相爭，叔侄相爭，兄弟相拚，親朋相難，移屍滅跡，輕舉妄動，強盜欺詐，巧騙，搶劫，一切和一切，那一件不是慘慘的鏡頭呢？

社會的紊亂，人們的不安，確與天昏地暗，日月無光般的，在這紊亂不安的狀態中，應用什麼方法來解除社會的不安，人們的痛苦呢？我以爲唯有佛法纔可以解除社會的不安與人們的痛苦。

因爲佛法中對治人心有三個基本條件，不論那一個人，能照這三個條件去實行，就是修羅場的世界也能化成淨土了。

那末三個條件就是「殺盜淫」，總包括其內容，無非一個「痴」字。一般的人們，因「痴」遂起了貪求的心理，遇貪求而取不得者，或被貪求不勝其毒虐者，便發出反抗，兩方不肯罷讓，便發生「殺機」。「殺」又以不相當的努力，謀奪他人的權益，以肥私己。「盜」沒有正當手段而行野合曰「邪淫」，究其徹底「殺盜淫」，實是萬惡的細菌，同時也是擾亂治安的因素，根本因素一日不除，細菌不絕，社會一日不得安寧，若要除去社會上的惡化，得到安寧，就先要社

絕「殺盜淫」的惡業，導人行入正軌，才有安寧的希望。譬喻種木，要其茂盛，必先施其水土，以茂其根，根得旺盛，枝幹自然繁榮。要水長流不息，必須先暢其源，源暢其源，一流則潤，怎樣能水流不息呢？

提起殺盜淫實是爲害不淺，大者一犯則傾國喪邦，小則一犯破家身亡，如古代的秦始皇，當其強盛之時，焚書燬儒，殺絕文士，收天下的兵器，鑄十二的金人，這等作風莫不是要弱愚於他人，強賢自子孫，以謂子孫千百萬年的計劃，那知不上十數年間，陳涉兵變，義旗一舉，萬民響應，始王自身不保，就連其祖上的白骨，亦被其連累，而滅絕了，就近代來說，數十年前，德國爲着刺殺一個皇太子，惹起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人無數，血流成河，殺字之害可怕不可怕呢？「天有好生之德，人有惻隱之心」，不單是佛法戒殺而已啊，就是孔老亦說：「以愛人者，人恒愛之」，這總是對人一份份而已，至於佛法中的戒殺，惠及物命，就儒教的孟子亦說：「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所以古代的聖賢，有這稱至切來教導我們，而我們怎可去作惡背道而馳呢？

「盜」以不正當的方法，謀奪他人的權益就是盜，似漢代的王莽，他

是平帝的閣僚，以種種的手段，來謀害平帝甚至用毒藥，毒死平帝，自登帝座，以爲可以萬年不死永享快樂，那不過十八年間，劉秀一起，王莽身首分家，就連他祖上三代的墳墓，亦被其連累了。

「淫」如商朝紂王，爲一姬妃，造萬盆，製炮烙，設肉林，剖孕婦，以博妖嬈的歡喜，就連自己的叔父「比干」亦令其自手破腹取心，結果呢？自身燒死鹿台，不得善終。至於現在失戀自殺，強姦被害因女相爭，爲姐相國，一切凄慘的鏡頭，那一件不爲「淫」字所發生呢？

綜上所說：「殺盜淫」實動世間作惡的根源，犯罪的因素，微而不減，因素不除，要社會的安寧，豈不是難上加難嗎？

因爲佛陀的一切法，都是防止世人犯罪而設的，歸根說來發揚光大佛法，才是防止犯罪的根本辦法，孔老亦說：「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提倡佛法，使人們，知惡惡、明因果，棄三毒（殺盜淫）由各人的心上，先將殺盜淫的毒業洗得乾乾淨淨，那末就是安寧的社會也就清淨安寧了，這就是佛法安定社會的真法呀！



妙理探源

離四句絕百非

離四句，絕百非。

「非」是：三論哲學的術語，「三論玄義」(隋，嘉祥大師吉藏撰)說：「若論涅槃絕百非，理超四句」。所謂的四句就是①有(肯定)；②無(否定)；③亦有亦無(肯定的綜合)；④非有非無(否定的綜合)的斷定；而百非，即是指上述四句的反復。要表現思想的一切形式之意。

故事：有一天一個表水僧到了馬大師那裡說：「諸老人家慈悲以離四句絕百非——用超越一切相對思慮的方法開示：『達磨祖師來到中國的動機和目的好麼？』這時馬大師已看透了這個年青小伙子的心思，於是無精打彩地說：『我今天很疲勞，沒有辦法同你說那些問題，你到智藏那裡去問好了。』」這僧雲水僧無可奈何，祇好抱病失望的心情，到了智藏和尚那裡。他走到那裡，經過一番自我介紹和說明來意之後，想聽聽好消息了。豈知智藏反責他：『你為什麼不問馬大師呢？』「我……我去過了，可是……可是……」教我來問你呀！——「啊！原來如此？可惜太巧了，我今天頭痛得很，無法同你解說！你可到懷海和尚那裡去問問他」。於是雲水僧又連命到了懷海和尚那裡，可是這時

懷海和尚祇說了一句：「這我不知道」。而根本不理他。這個雲水僧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頭，祇好又返回馬大師那裡去了，這時馬大師說懷海比智藏還要厲害呢？——「藏頭白，海頭黑」(參錄第七十三則)。

簡解：佛的境界是無法用凡夫的意境猜測的，縱使用盡了言語，也不過是一種方便——指月指而已，這不啻是體悟佛法，即對於其他的一切事理仍然，所以有「冷暖自知」的至言。

昔日維摩詰應文殊師利：「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的提問，不是也祇一默應？可是古德却說，他的一默譬如雷聲！

例如當我們說明蘋果的味道時，我想各人有各人的形容法，可是這決不會是蘋果的真正味道！如果真想真正體味那祇有：冷暖自知了。即必須自己去嚐所謂「百聞不如一見；百見不如一經」。就是這個道理，物味既然如此，何況於莫尋境的真理？

參禪師會留了一個公案，叫我們去答。他說：「假使有一個人抓上了樹上，而張開嘴吧唧緊了樹枝，以吊着身軀，而有中個人向他說話，你想這個人將怎樣辦呢？不答嘛，對不起人，答嘛！自己沒有命。」(無門關第五則)

附註：「吉藏」，隋代金陵人，姓安。本為安息國人故一名叫做胡吉藏，被譽為嘉祥大師。幼時與師父事興皇寺通明十九歲，即能覆誦百論。

後遊案鑒入嘉祥寺，問道者有千餘人。著有：中論、百論、十二門論等疏。隋大業二年(西六〇六年)，一說仁壽二年，或開皇末年)奉(煬帝)勅，住錫揚州慧日道場，被尊為十大德之一。齊王元吉請住錫延興寺後，其道風愈盛。武德六年(西六二三)六月以七十五歲捨壽，為三論宗的太祖。

馬大師：即馬祖道一，唐代漢州什邡人，姓馬，俗稱江西的馬祖。幼從資州的唐和尚出家，於開元年間師事南嶽懷讓禪師，並嗣其法。大歷年中住于江西鍾陵開元寺，接化十方學徒。入寶弟子有一百三十九人。南嶽宗風自此大興。貞元二年(西七八六)二月入寂，享壽八十歲，勅諡為大寂禪師。著有語錄一卷。

智藏：唐代虔化人，姓廖，幼生家，到了建陽後師事馬祖道一，和百丈懷海並嗣其法。住廬州西堂寺度衆。於元和八年(西八一四)八十歲入寂，諡為大覺禪師。其門下有新羅的道義、洪陟、慈微等。

懷海：即有名的百丈和尚(百丈清規的創制者)，生於唐玄宗開元八

年(西七二〇)，嗣馬祖道一的法。其門人有黃蘗宗的開祖希運、潯山宗一四)入寂，諡為大智禪師。

藏頭白海頭黑：這是馬祖批評智藏和懷海的禪機，因為懷海不喝囉，直截了當的說：「到這裡，却不食」，不給他再有機會詢問。不然，說病了無法與談，病好了怎辦，他不是還要來麼？可見這時懷海的神機已圓熟了，本來這二句話是由「准海閑居集」的侯白和侯黑的故事而來的。即：昔日在我的祖鄉(福建省)有一個叫做侯白和侯黑的二個山賊(黑、白是以頭巾的顏色而分的)。有一天侯黑伴了一女正在路傍的井邊，好似有什麼心思地佇立着。這時恰好侯白來到，侯白問他說：「你們在此幹麼？」因為這位婦人把貴重的金耳環失落在井裡，她說：如果有人能給她，拾起就給他一半。你想怎樣？做一筆生意如何？」侯黑說：這時侯白很高興地隨口答應，並叫他說：「統通把她騙走了。」侯黑當然是一千金的，那知一俟他把衣服脫光，下入井裡的時候，黑却毫不吝氣地把所有衣物以及女人統通帶走了。」你看，那一個厲害？所以我們的故鄉有一句：「我早侯白，伊更侯黑」的諺語，意思是說，我已經够壞了，那知他還較我更高一等！

百伊

佛教



問答

答客來問

(九)

會普信

問：我們時常聽到往生極樂的引導，可是很少聽到往生以後的消息，究竟往生了以後，有沒有個性？或者給阿彌陀佛包括在一體麼？

答：往生以後的消息的質問，值得注意，究竟往生是什麼？極樂是什麼？明白了沒有？如果明白了的話，那往生以後的情形是應該知道的。

問：那末，極樂淨土是否事物的世界？或者理想的世界？

答：不僅是事物世界，也不但是理想世界，却是事物與理想併合的世界。

問：極樂世界還不遠？

答：不遠，又不近，遠近不二。

問：怎可這樣說？又說遠？又說近，是不是曖昧麼？

答：僅爲鈍根說了遠，又爲利根說了近而已。

問：因爲利鈍而說了遠近，這就是曖昧了，例如時間，智者認識的是晝夜六時，愚人看到的還是晝夜六時，例如距離，如果百里的，利鈍都以爲百里，不會看作十里，是不是呢？

答：想法與做法是有所不同的，可是關於極樂的事情，那就差得很了。

問：那一方面不同？

答：因爲時間與距離的比例是事相不同的，可是經文上的遠近的議論是事理不二的。

問：然則站在事理不二的立場而解釋的遠近究竟怎樣？

答：若說過此西方十萬億佛土有世界，這就是遠，若說極樂世界去此不遠，這就是近，不是事相一偏，「此」又不是西天，又不是中國，約於事就是娑婆世界，約於理就是各人的內心。

問：彌說娑婆世界是三界六道的穢土，極樂世界就是沒有三界六道的清淨無爲的佛世界。果然的話，極樂淨土，應該超出三界六道，不在娑婆世界之內，怎可說娑婆世界約事爲極樂世界？而且此土的衆生都是流轉六道的，怎可說淨土約於理即在各人的心內？

答：仁王經云：「外道大有經說三界外有衆生界」，不是七佛所說。環珞經云：「摩訶陀國安陀佛說三界外有一衆生界，不是佛說」。可以知道淨土不在三界之外，然則約於事相時，淨土穢土都是三界內的事，約於理想時，淨土應該是超出三界生死苦域的清淨無爲的佛世界。

問：佛法裡頭所說的淨穢究竟是事相之談？或者是理想之說？

答：是，佛法所解釋的淨穢，當然是理想之談。

問：所謂淨穢好像不是身體的淨穢，却是心裡的淨穢，果然的話，心裡的淨穢究竟是什麼？

答：一切無明煩惱妄想執著等都是穢物，反面就是清淨。

問：果然的話，淨穢二土是唯心所現的，心外沒有世界，對不對？

答：當然一切諸法唯心所現，心外無別法。

問：果然的話，西方十萬億土還是唯心的理想說，即與事物世界，一點都沒有關係，是不是麼？

答：併不如此，即說約於事時，盡十方世界都是事物世界，即有三界六道，尚有山河草木，約於理時盡十方世界都是清淨的佛國土，所以雖說心外無別法，還是非小非大，非還非近，却是唯心的穢土，又是唯心的淨土，雖說指方立相，但皆有相，怎能脫離唯心。維摩經云：「隨其心淨，則佛土淨」。心若不淨，那十方微塵數的國土都是穢土，心清淨時，盡地盡界，盡虛空，盡法界都是淨土，怎可只限於西方？南西北四方維上下都是極樂淨土。

問：然則淨土穢土都不是事物世界，只因衆生心內的淨穢而緣起感得的，是不是麼？

答：是的，因爲十界三千的諸法，都是唯心所現。

問：究竟淨土只有一個？或者多數？

答：廣說有無量數，略說有四種，所謂四淨土就是：一者凡聖同居土：因爲凡夫聖人雜居，同在一起（報身、應身）。二者方便有餘土：聲聞緣覺所居處（應身）。三者實報莊嚴土：菩薩大人所居處（報身）。四者常寂光明土：唯佛居住的淨土（法身）這樣的四種不同，不是單一的。

問：此中那一個是阿彌陀佛的極樂國土？

答：十劫正覺的阿彌陀佛如是報身的果佛，即在實報莊嚴土，所以阿彌陀佛的說相，就是表示報身果佛莊嚴的理論。

問：阿彌陀如來僅而站在實報淨土麼？

答：未必如此，攝取的光明不但照了報土的菩薩，尚能照到穢土的凡夫，所以應有彌陀化身的來迎。

問：淨土門所勸導的往生淨土究竟是哪一個？

答：當然是實報莊嚴的佛土，即如往生的行人，登上菩薩的不退位，而逐漸地企望佛果。

問：已經往生淨土的人，還要返回穢土麼？

答：如果想要成就菩薩的六度萬行，必須返回穢土的三界六道，雖說返回並不是墮落本來的凡夫，只因度

往生淨土的人常在極樂世界

人往往生淨土的人常在極樂世界，所以比較的快速成佛登佛果，可是居住穢土的菩薩，僅是自力的修行，所以成佛之期很慢，是不是麼？

答：法門的建立，常有種種的說相，可是菩薩的修行，應該具足自利利他的二法，這又是佛法的通則，如果僅而聽聞阿彌陀佛的說法，那就是自利的一面，等於聲聞，應該具足還相固向的利他，可以知道沒有還來極土之相的，就是永久願在二乘地的。

問：那個往生究竟是身的往生？還是心的往生？

答：佛法所說，身心一如，所以身心一共往生。

問：那個往生是現在？或者未來？

答：即由凡夫的立場而觀察時，往生的正因屬於現在，結果屬於未來，雖說未來并非單說死後之事，而且不但關乎往生，成憐如是，得道亦復如是。

問：可是阿彌陀經云：「其人臨命終時，阿彌陀佛與諸聖衆，現在其前，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這個是不是死後未來的往生？

答：不一定就是這樣的，所謂其人臨命終時，或者是人終時，這不是命終之後，不要執着命終就是此身的臨終，古德云：「諸佛之法，以如來法性爲性體，無相泥洹爲所期，離此理外，全無別法，然則三世諸佛的化導，備有望道淨土的三門，令使二種

勝法共入無相無念的一理，所入之理相同，能入之門有自力他力之別」。經中又云：「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亂其人臨命終時，心不顛倒即得往生」，所謂命終就是無明煩惱的命根毀破截斷的正當懸崖時，一心不亂，心不顛倒就是無相無念的一理，却是真如佛性的妙理，沒有應知分別的污穢的體，此時約於土為淨土，約於智為彌陀。

本顯法師光榮入伍

地方人士熱烈歡送

田中誠

【田中訊】彰化縣田中鎮田中佛敎社本願法師，年有爲，德學淵優，自四十六年夏京錫返社後，即竭力整頓發展，在建設上，擴充該社右旁空地，蓋建觀音講堂一座連寢室兩間，增闢進社門及兩側門，並加圍牆等，使簡樸之進社，一變而爲莊嚴美觀，而此建設費用，一部固由當地信衆樂捐，所差數額，皆由法師四出募化，熱費苦心，現今完成，寺宇莊嚴，令人起敬。且在此一年中，又能教導信徒，唱念誦誦，禮懺軌儀定期周三周六晚會誦經念佛，齊帶紅魚，各種法器齊備，梵貝法音，殊極莊嚴，確有引人入勝之功，因是多加之善男信女，日益增加。法師尤勤於講經說法，常弘法利生，日無空過，不特使一般信衆與社會人士，對於佛教有深刻與正確認識，一改往昔謬妄觀念。法師平素行持，律己至嚴，由是精神感人至深。田中人士莫不知有法師而尊敬之者，法師此次應徵入伍前夕，地方士紳，特假蓮社設齋饌行，同晚信衆不約而同於法師應徵後即環繞不忍遽別，法師均分別致詞及顯示，略謂佛教徒應本佛菩薩大無畏精神，誓志衛國護教，諄諄勸勉大衆發揚光大，訓示進社同仁繼續精進，慎勿放逸。迨入伍（四日）當日清晨，又有不少信徒到社集合自勸舉行普佛回向，攝影留念，直至十時左右，仍有來自竹山溪州附近等地人士湧至，抵舍徒步歡送至鎮公所然後轉至車站者數百人。當法師由蓮社乘坐三輪車赴鎮公所報到途中，竟有小學生羣車不令離去者，由於意真無邪，引起送行及路旁觀者不少眼淚！此種熱烈誠摯情形爲田中鎮徵兵以來空前盛況該鎮黨鎮長更親送至入伍營地，介與部隊長稱讚法師盛德，部隊長亦爲之感動，特邀至接待室，禮遇有加，並稱將給予各種方便。法師如此青年，竟有如此成就，爲我佛門增光不少誠晚近罕觀，不可多得之僧青年云。

問：所謂淨土是自佛？或者他佛？所謂淨土是此土？或者他土？

答：即向下根凡愚暫說彼主他佛，對於上根上智即說此主自佛，即爲迷者說十萬億土，對於悟者即說去此不遠，然則自佛他佛此土彼土都是對付迷悟的衆生而說的，如果不墮於迷悟的數量的人，那就無須淨穢的議論了。

(附錄)

藥良效速·咳止痰化·嗽咳·胃感

五 分 珠 咳 藥

此藥係不用任何化學藥品而選純和性藥材製成即立能服經一症等嗽喉風傷
發化。咳止痰定陰邪性毒。多噴，鼻喉咽，咳嗽，及喘，喉胃氣，嗽咳，喘急
(實有專藥統香，元三宅香倫國三價渠)



寶島佛化紀遊

花蓮縣婦女會理事 鄭 輕 烟

這次花蓮東淨寺住持智信法師發起組織寶島佛化巡禮團，其目的為參觀各地名剎道場，觀光國家新建設，全體團員三十八名，行程為期八日間，走遍全島行盡二千三百公里，當初我看到該團的規約八條「一素食主義，二忍苦耐行，三有禮貌，四遵守時間，五多見多聞，六不說是非，七檢點自己的東西，八注視人家的優點」，以為意義殊深，就參加該團之一員，而今得到許多寶貴的見聞，平安順利返來，感激之餘，順手作了如下的記述報告，並就教於各界先賢大德：

五月十四日這一天，碧空萬里，天氣暖和平，上午八點大家會聚東淨寺，每人都懷着一顆愉快的情緒在等待出發。我們在普信團長領導下，首先整隊向御致敬祈安後邁向前程，十時許抵達我們這一群的南下柴油車繼續開動後，花蓮車站歡送的道友們到那間便道了！車上大家都在談論如何不使失去這次的意義而爭相得興趣風生，笑談此起彼落，愉快異常。當火車疾駛過溪口時，遙望村景忽然叫我心緒感慨不已，連想起十三年前，避難於該村時，因為機槍掃射，喪失了許多難友，而今景物依舊，人事已非，僅可默禱他們的安息，意外的農作物也無精打彩地向著太陽低了頭，因為早稻，荷鋤的農夫們，都仰天而嘆息，忽然念起：「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句頭。下午一點車抵玉里，該地佛化的情形，有玉泉寺，華山寺，念佛堂等，熱烈的活躍，五點到達臺東海山寺，受到該寺多教佛友誠懇的歡迎，隨即參觀該寺附設的幼稚園，看到天真的小朋友們，精彩的歌唱與表演，使我們都不約而同地起了懷慕之情，當天黃昏參加晚課後，由主持修和法師介紹與該寺百餘名蓮友相見，他們還請團長演講佛法，十點散會，夜靜了，我們也睡了，但因興奮不能入睡，只好念佛千百遍，進入夢鄉了。

十五日的旅程要趕到鶴鳴山而抵達屏東，遊覽車的陳小姐沿途介紹我們綺麗的風光，她的高歌引吭給我們忘記了疲倦，綠島，小琉球忽然呈現在眼前，黃昏時才抵屏東，晚宿東山寺，該寺雖莊嚴的大雄寶殿正在粉飾中，晚間住持圓融法師特請晉信團長演說佛法，聽眾百名。這一天就是東山寺圓融尼師的為佛開揚的魄力，給我們有很好的印象。

十六日參禮高雄佛教堂，佛教蓮社，在龍泉寺接受午餐招待，應酬備呈，環境清幽，令人流連忘返。下午參禮大崗山各大名剎後趕到臺南參觀本省最早的名勝古跡，當晚下榻竹溪寺。

十七日參禮大仙寺，即轉赴北港，參觀朝天宮，慈德堂並受慈德堂蔡山川大德盛意招待午餐。然後直抵由遠東最大的西螺大橋，當車在橋上駛馳時，大家都發出為設計建築此一偉大工程者敬欽之呼！下午三時到達彰化，觀光八卦山七丈大佛的建設，工程不大進展，但願大家齊心合力，以期早日完成，這裡又是我的故鄉，捨不得一個人下車探親友，看到街上的一切好像很親切地歡迎我，給我倍增了回憶與惆悵，晚上睡在旅社新壁前，道不出的傷感，流着淚，念了一遍往生咒，祈佛迎接西方，團員分宿於寶覺寺及慎齋堂，各受殷勤的款待。

十八日趕到日月潭時，恰巧伊朗國王搭水上飛機飛起了，即僱小舟遊湖，登文武廟，又參拜了聖僧玄奘大師，完了宿願，憶起一代的聖僧苦心跋涉天竺之事蹟，堪作千古學佛的楷模，其次觀光了宏偉莊嚴的省政府，順途參禮碧山岩，這兒正在開工築塔。

十九日由林理事長囑導觀光名所，正在在居里昆廬寺用餐後，參觀該寺新建莊嚴的多寶塔，黃昏時趕到獅頭山，天氣轉涼，投宿彰化，翌日大家脚上布履，頭上戴笠，登山行裝，負荷好看，七十一歲的兩位老太太，手持拐杖，也同我們一起，為了朝拜獅山十八洞而出發了。這給我們增加了不少勇氣，連太陽也好像受到感動而躲藏了，路上鳥語花香，一橋又一橋，一洞又一洞，真所謂：「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下午三點趕到寶草湖，禮拜一同寺，參觀福藏塔，禮拜福嚴精舍，並在一同寺附設的佛學院裏，作簡單巡禮有了許多虔誠的學徒，精舍裏還有不少佛學專家，正可作為迷津的引照，值得欽羨。六點到達靈隱寺，晚課時聽到禪韻悠揚，繞梁不絕，八點恭請明法師開示，法師慈悲特為我們解釋斷除煩惱的方法，全體團員無不歡喜讚歎。

二十一日上午八點到達了最後的里程碑「臺北」，首到聞名的龍雲寺，連觀參禮孔子廟、龍山寺、善導寺、東和寺、十普寺、正午到達圓通寺下午跑到指南宮，頂上別有風味，下山後即在臺北新公園解散了。

這次雖然都像走馬看花，但給我們留下有許多深刻的印象，增增了不少新知識，可惜我的文學修養不夠，無法將見聞及感慨逐一表達，甚感遺憾。這與全體團員深感福報，又聽到青年學子讚歎的說：「佛法真是日進千里，處處提高智慧，發輝光明」但願「佛法無邊，普照了世界」。

「寶島旅行記」預約啓事

文珠法師，前發表的「寶島旅行記」一文，自人生連載以來，頗得各方讀者讚賞，近應各方讀者要求，並徵得作者同意，交人生出版，定於全書共六萬餘字，並附有圖片，連同郵費在內，每冊台幣捌元，並備有圖片，連同郵費在內，定幣一元，國內讀者預約一元五角，預約台幣六元，預約一八二五號，海外讀者可直接向文珠法師處預約，其地址是：香港九龍土瓜灣天光道四十八號三樓，即日起開始預約七月底出書。

信耶教四十年始悔改

記潘雅堂先生皈依佛

恒一

潘雅堂先生，他是河北省雄縣人，今年六十一歲，他在二十歲的時候，就接受了耶穌教的洗禮，從此就投向了主的懷抱了，民國三十八年，隨政府來臺，在四四兵工廠工作，他為人很忠厚，他的太太是一位賢妻良母，對任何人都是和樂相處得很好。自從松山寺初步建立後，她在去年彌陀誕辰依佛教，並且參加了該寺的週末念佛會，她不但自己信奉佛教，並且勸了許多人信奉佛教。佛教所講「因緣所生法」，真是至理名言，有一天晚上，潘太太在該寺參加念佛，忽然旁沓大雨，她的小姐貴英，為她送傘來，接她的母親回家，我們在閒談中，我問潘小姐對於佛教，是否有信仰？她說：「我現在正在學校裏念書，佛經從來沒有看過，根本沒有認識，談不到信仰問題。」

我聽了她的答語之後，想勸她信仰佛教，我問她願意看佛教的書籍嗎？她說：「願意的。」我就借給她一本釋迦傳，我對她說：「在功課的暇，請你將這本佛教教主釋迦牟尼傳，研究研究吧！」她說：「好的，謝謝你！」她看完之後，就是這位潘先生，（是貴英小姐的父親）繼續的借去研究，他看得很有興趣，他說：「佛教真是要比耶穌教偉大的多了。」

他從此對於佛教有了內含的信仰，如一朶含苞待放的花朵，從此總計看了十多種佛書。

他在今年二月十九日，觀音聖誕的這一天，由他的太太引導來松山寺自動的發心皈依三寶，由松山寺長，道安老法師，為他說授三皈，五戒成佛教正式的信徒，這朶花苞，從此開出了燦爛而美麗的花朵。他對佛教崇拜，確實崇拜了。

他的願力宏深，不但自己正信三寶，他還希望，世界上每一個人們，不要盲目隨便的信仰，佛教確實比基督教崇高偉大的多了，要想到達世界和平，改教人們內心的痛苦，只有信奉佛教，皈依佛教，他說：「佛的教義真是不可思議，使我得到走入追求真理的康莊大道上來，」他白日在工廠工作，每晚借太太來本寺隨眾參加念佛，他這種自強不息的精神，真是偉大呀！

歡迎訂閱！

敬請批評！

臺南佛學院公告

- 一、本院首屆學員授業三年期滿，應擇於國曆七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時在本院舉行首屆學員畢業典禮。
- 二、敬請各界大德光臨指導。
- 三、特此公告

院址：臺南市青年五巷觀音講寺

中華民國四十七年七月二〇日
南佛學院總字第零肆號

院長 釋 學 慈

口誦佛音聲，身禮佛

工作

省庵大師說，口耳相傳六個字，聖凡不隔一條絲，口念佛，心想佛，身拜佛，如此三業專持一心，方名真正念佛，這是正式的工作。

未離四大軀，已向蓮

花托

淨土詩云，心神早遂歸安養，此地空餘鏡裏身，雖然四大未曾分，但是我的心神已托在蓮華國內了，四大者，一地水火風一人之身體，乃是地水火風四種積聚而成的，皮肉筋骨屬地大，筋絡脈絡屬風大，一分暖氣是火大，涕唾大小便屬水大，如一口氣不來的時候，四大各離，地物地大，水歸水大，火歸火大，水歸水大，各歸一處，則壽命終了，今云未離四大軀，以其未死也。左錄偈云。

湛然性海本清淨，風動無明水結冰。畢竟全冰還是水，凝寒立泮水波平。

向之念佛心，當今光

照灼

到了壽命斷時，才知平生所修淨土法門的功効了，而彌陀慈光攝受，光滿十方光芒萬丈。



舞臺電影連鎖劇

萬金和尚與千金小姐 (二)

實 妙

夫：兒呀！妳有什麼事，對妳媽說，媽是很愛妳的，不會罵妳的。
小：媽，沒有事呀！媽，天快亮了，妳再去睡一下吧！
夫：兒呀！妳好睡著吧（摸小姐頭）
翠紅我看妳小姐，面上帶青，額上流着汗，必是夢見什麼惡夢，才會這樣（夫人出房夫人坐下）
翠紅妳看天亮沒有？翠紅出門立定看東方再入客廳。

翠紅：夫人，天已稍亮了！
夫：翠紅，我看妳小姐，必是驚怕所致，頭上有一點發熱，妳叫阿三上來，「翠紅翻身」。

翠紅：阿三，（阿三由後轉出）手提掃帚。

翠紅：夫人，妳叫妳姊姊，我要作什麼咧。

翠紅：夫人，（夫人入客廳）。

翠紅：夫人，（夫人入客廳）。

翠紅：夫人，（夫人入客廳）。

翠紅：夫人，（夫人入客廳）。

翠紅：夫人，（夫人入客廳）。

翠紅：夫人，（夫人入客廳）。

翠紅：夫人，（夫人入客廳）。

翠紅：夫人，（夫人入客廳）。

翠紅：夫人，（夫人入客廳）。

翠紅：夫人，（夫人入客廳）。

翠紅：夫人，（夫人入客廳）。

翠紅：夫人，（夫人入客廳）。

翠紅：夫人，（夫人入客廳）。

翠紅：夫人，（夫人入客廳）。

翠紅：夫人，（夫人入客廳）。

翠紅：夫人，（夫人入客廳）。

翠紅：夫人，（夫人入客廳）。

翠紅：夫人，（夫人入客廳）。

翠紅：夫人，（夫人入客廳）。

翠紅：夫人，（夫人入客廳）。

翠紅：夫人，（夫人入客廳）。

翠紅：夫人，（夫人入客廳）。

翠紅：夫人，（夫人入客廳）。

三：好……我……去……（三入後帶關刀上向他說）
三：先生，我家夫人。請你看病，小姐……心（全入客廳）。

夫：先生請坐（刀坐下）翠紅倒茶來（翠紅下）刀牽夫人手摸脈

三：夫人我看妳，沒有什麼病道是大吃病（翠紅捧茶出）。

翠紅：先生，又不是我們夫人有病，是小姐有病哩！
關：呵對不起，原來是小姐有病，小姐在那裏？
夫：在房間，請進裡面看吧！
三：好的……（三人共進房，翠紅拿椅，先生坐下，牽出小姐的手摸脈）（看病開藥皆用蓋語土腔）
關：脈能浮沉……此狀症頭暈嘔吐。卜請無病有堪可。卜請有病又得無。
夫：先生你着詳細看。看好適好開藥單。我子此病為按怎。免我煩惱在心肝。
關：小姐發燙急奇根。執起就能頭完眩。秤汗流到滿頭面。此病打驚來起因。
翠紅：看好，出來去開藥（三人轉出客廳）「兩人坐下」。
（翠紅收文房四寶，排在桌上，向先生說）。

翠紅：先生請你開藥單。先開一帖給食

翠紅：先生請你開藥單。先開一帖給食

翠紅：先生請你開藥單。先開一帖給食

翠紅：先生請你開藥單。先開一帖給食

翠紅：先生請你開藥單。先開一帖給食

翠紅：先生請你開藥單。先開一帖給食

翠紅：先生請你開藥單。先開一帖給食

翠紅：先生請你開藥單。先開一帖給食

翠紅：先生請你開藥單。先開一帖給食

翠紅：先生請你開藥單。先開一帖給食

翠紅：先生請你開藥單。先開一帖給食

翠紅：先生請你開藥單。先開一帖給食

翠紅：先生請你開藥單。先開一帖給食

翠紅：先生請你開藥單。先開一帖給食

翠紅：先生請你開藥單。先開一帖給食

翠紅：先生請你開藥單。先開一帖給食

翠紅：先生請你開藥單。先開一帖給食

翠紅：先生請你開藥單。先開一帖給食

翠紅：先生請你開藥單。先開一帖給食

翠紅：先生請你開藥單。先開一帖給食

翠紅：先生請你開藥單。先開一帖給食

翠紅：先生請你開藥單。先開一帖給食

翠紅：先生請你開藥單。先開一帖給食

翠紅：先生請你開藥單。先開一帖給食

翠紅：先生請你開藥單。先開一帖給食

翠紅：先生請你開藥單。先開一帖給食

翠紅：先生請你開藥單。先開一帖給食

看，看阮小姐病按怎免給阮夫人掛心肝」。（先生握筆問說）
關：頭亮能痛亦未！
翠紅：先生啊頭亮真痛。
關：頭亮能痛落川弓。
翠紅：先生腰骨能酸。
關：腰骨能酸用北仲。
翠紅：先生呀也帶火真大噯！
關：明陽獨角拾風火。再落二個的木瓜。
翠紅：先生呀！目眼無着痛。
關：我目眼若是無着見之樣能通。
翠紅：寫字查某困仔。嘴又個舌。
關：在塊移。纏。
翠紅：噯唔先生啊。是你自己纏無好。
關：講我共你亂風移。一個親像。
翠紅：報。我講阮小姐目眼着痛。
關：呼，目眼能落谷精。帝氣珠沙共甘杏。開胸利隔用桔梗。利水皆用人中白。
翠紅：落水也着有定準。藥頭二碗煎八分。食好定。個塊。着過三年正能出運。
翠紅：我看先生你半定。開藥能按卦共看命。裏話講了若無形。
南（意思亂）慘講了你皮膚痛。
關：更是不。妳請夫人我。返來去（行出門出自言說）夫人偷
關：小姐此病正沉重。此藥大約是未

關：頭亮能痛亦未！

翠紅：先生啊頭亮真痛。

關：頭亮能痛落川弓。

翠紅：先生腰骨能酸。

關：腰骨能酸用北仲。

翠紅：先生呀也帶火真大噯！

關：明陽獨角拾風火。再落二個的木瓜。

翠紅：先生呀！目眼無着痛。

關：我目眼若是無着見之樣能通。

翠紅：寫字查某困仔。嘴又個舌。

關：在塊移。纏。

翠紅：噯唔先生啊。是你自己纏無好。

關：講我共你亂風移。一個親像。

翠紅：報。我講阮小姐目眼着痛。

關：呼，目眼能落谷精。帝氣珠沙共甘杏。開胸利隔用桔梗。利水皆用人中白。

翠紅：落水也着有定準。藥頭二碗煎八分。食好定。個塊。着過三年正能出運。

翠紅：我看先生你半定。開藥能按卦共看命。裏話講了若無形。

南（意思亂）慘講了你皮膚痛。

關：更是不。妳請夫人我。返來去（行出門出自言說）夫人偷

關：小姐此病正沉重。此藥大約是未

關：小姐此病正沉重。此藥大約是未

關：小姐此病正沉重。此藥大約是未

關：小姐此病正沉重。此藥大約是未

關：小姐此病正沉重。此藥大約是未

關：小姐此病正沉重。此藥大約是未

關：小姐此病正沉重。此藥大約是未

關：小姐此病正沉重。此藥大約是未

關：小姐此病正沉重。此藥大約是未

關：小姐此病正沉重。此藥大約是未

關：小姐此病正沉重。此藥大約是未

要緊。夫人是不知甲半項。唱若
下要好看人見人。

夫：先生呵，你講什麼呢？
（呀呀呀，呀呀，無勝，（走下））

夫：（夫人看先生自言自語說下）

夫：好奇怪。為什麼要人見人呢（自
想）「行入客廳坐下叫」。

夫：（夫人看小姐面青目恨紅，
道藥大約無彩工。先生也在說下
項。怎樣講着人見人。）

夫：（他是先生說，講話全無共唱
顧面風。彼欺講話上同黨，伊是
海底下針帶給妳摸。）

夫：人講無針不引線，妳知惹小姐的
心肝，又逼真日妳與人全作伴。

夫：（呀夫人。小姐的心肝在伊肚子內
也無破開我那知。）

夫：妳看好好，共我說話在，小姐此病
對值來。（意思從那兒來？）

夫：夫人。翠紅不是醫士，也無學
着看病的工夫，都無醫人請到
有，別人打鎗叫我作頭刺。

夫：呀翠紅，你不想想，我們夫妻
年都老了，單單妳小姐一個，妳
小姐倘有一點差錯，我們要依靠
那個呢？妳小姐實實在在，有什
麼事，妳好好對我說，我一定不
會打妳的。

夫：呀夫人，我們小姐是很規矩的，
另外一點事她也不知道單單是那
一天，進香……

夫：呵進香是什麼樣的情形，妳說說
看。

夫：呀，就是……

夫：（夫人看先生自言自語說下）

夫：（夫人看先生自言自語說下）

夫：（夫人看先生自言自語說下）

夫：（夫人看先生自言自語說下）

夫：（夫人看先生自言自語說下）

夫：翠紅，這都是小姐的事，與妳沒
有關係，妳說不要緊。

夫：就是那一天，到崇恩寺進香，有
一個青年和尚，聽說他叫作萬金
和尚，回來我說他不應當叫作萬
金和尚，我小姐說，別個和尚就
不能說是萬金和尚，若是方才見
着那個和尚，不說萬金就是億金
也可以說的，後來我去倒茶，看
見小姐在那裏作詩，另外的詩就
沒有了。那一晚睡著就大驚小怪
，莫不是進香回來，在半途受了
驚才會生病哩！

夫：那末妳小姐作的詩 妳去拿來我
看看。

夫：好。我去拿來（翻身入房。在褲
內取書。行出客廳）。

夫：夫人這是我們小姐寫的！（夫人
接書看看）。

夫：啊，這有什麼辦法呢？（曰入房
中坐在床前打開半帳牽出小姐手
）。

夫：呀！兒呀妳現在，好一點嗎？
小：唱。南曲「倍思調」見着母面情
慘傷。此病神仙亦難醫，妳子不
幸來先死。千萬母親莫傷悲」。

夫：此病是未好。母親養子無功
等」。今生無緣後世報，來生犬
馬報爹娘。……

夫：兒呀，妳不必悲傷，妳有什麼事
母很愛妳的，那個萬金和尚的事
，妳媽無不讚成的，你爸回來的
時 你媽可以爲你作主，請你爸
命那和尚留髮，招贅在我們家
裡來，也可完了我倆一件大事。

小：媽，這是你子沒有資格配作相府

的水姐，子若死後，媽你千萬不
必苦壞身體，當作沒有養過才好
」。

夫：兒呀，你可放心靜養，你爸回
來算你媽的事就是，（翠紅由後
轉入房間）。

夫：翠夫人，相爺回來了！
夫：呵，老爺回來了。（曰頭向小姐
說）兒呀，你好好睡著，你爸回
來，你媽去，就來（講了禁閉幕
轉出幕外）王相爺出現夫人接見
兩坐下）

夫：相爺你今天回來，路上很辛苦嗎
王：夫人，爲辭家中的事，就是辛苦
一點，也說不得呀！

夫：相爺你是接到信才回來嗎？
王：是的，那末你信言到女兒有病，
現在怎麼樣呢？

夫：老爺真是一言難盡（轉頭叫翠紅
）翠紅你們都下去，有事叫你們
才來（衆女婢下）

王：夫人，這爲什麼一回事呢？
夫：呀！老爺，就是因爲女兒的病，
我是時時刻刻無不掛在心裡，所
以寫信請你回來呀！

王：已是生病，應當早請大夫來看
病，倘是不用醫生就是我回來，
女兒的病亦是不得好的！

夫：就是因爲醫生說得很怪，所以請
你回來。

王：醫生看了病以後，說什麼呢？
夫：醫生看病 開方吃下都不見功效
，後來他在門口自言自語說，什
麼小姐病重用藥難得見效，倘是
要病好的話，就要人中見人才可

應安理！
王：夫人，你說的話，根本我就不
信！

夫：因爲我聽醫生說了這話，有道奇
怪，回來我問出翠紅問其緣故，
探究女兒病源，後來翠紅說，女
兒那天到崇恩寺去進香，呵！
老爺（夫人到相爺耳語）所以不
得不請你回家處理，你看怎麼樣
。（相爺聽了面作愁狀說）

王：這事那有什麼辦法呢？他已看破
世情，晚離紅塵，所以出家爲僧
，他肯還俗來與我家作親呢？就
是他肯來說，我們乃是當朝首相
，豈無王子公孫可與女兒爲配嗎
，招贅一個還俗僧人爲婿，豈不
是很難爲情嗎！這事怎可以辦呢
？

夫：老爺，你想看看，難如此說不通
萬事要從權一點那王爺已是出家
的人，定必知書達禮，將他招婿
在咱家中，也不會怎樣失體，一
來女兒病好你我有益，二來也完
成你一件大事，豈不是一舉兩得
嗎！

王：雖是如此說，那天然老和尚，是
一位德高望重的長老豈肯讓他的
徒弟，來作了這不正當的事呢？
夫：呵老爺，就是天然和尚的德清
高，才可作得成哩。

王：這是怎樣說。
夫：因爲天然和尚，道德清高，萬事
抱持損己利人的精神他已慈悲爲
本的心腸，看我們女兒一命將死
，他一定不能見死不救，所以以我
說，老爺去向他一說，決無不成
功之理呀！

王：事在燃眉，老夫也不得不行，
現時已遲了，待天亮，才可以
進行哩。

夫：已是這樣，特明去罷（閉幕）
（未完待續）

長相憶

符兆祥

我一生很少哭，在我的記憶裡，只哭過兩次，

一次是為得姐，一次是看小榮，看小榮的那一次，我傷心的流了很多淚，這不但是爲了他那一頭柔卷的黑髮，而且還爲了已跟他比起來，似乎他是勇敢，與幸福多了，可是，我知道，他也是感到悲傷的，正如我一樣，這悲傷將永恆的無限。

記得那是秋末，周嫂帶我去看他，那是離城很遠的一座小山，山上綴滿了落葉，空削的樹枝，孤獨的指著天空，不時一陣烏鴉的叫聲，使我感到滿目蕭索與淒涼，我說：

「怎麼：你們榮少爺要住到這裡來？」

周嫂淡淡的說：

「他有他的道理。」

我不明白她的話，我說：

「你知道爲什麼？」

「爲什麼？」周嫂似中感到奇怪：「經少爺，一個人做事總該有理由的麼？」

「當然。」

「那麼，外甥跟姨丈的姨太太好，這也有理由？」

「……周嫂，我不知該怎樣回答你，這件事不早揭過去了麼？」

「是的，只是，榮姨太太死了。」

「我感覺到驚訝可不是！，死了的是死了活着的却永遠要過着受罪的日子。」

「你進去看看吧，姪少爺」

說着，這古怪的老太婆，自個自好轉了進去，我穿過月牙門，走進屋去，我大聲的叫：

「小榮！」

沒有回答，我跨過堂屋，裡面一切都靜得可怕，我打開了房門，陰暗裡，坐着一個人，我說：

「是小榮麼？」

「小榮？」那人低喃着，聲音低沉而嘶啞，我知道是小榮，我走過去：

「是我，大楠。」

「大楠！」

我正要告訴他，突然看到他的光頭，我說：

「你的頭髮呢，小榮，你的……」

他突然執着我的手，哭聲說：

「大楠，我的日子過得並不好。」

到那間，許多往事，一齊湧上心頭，我也哭了，我說：

「小榮，我也是過得不好，我的日子裡，也充滿着痛苦，」人活著，要愛的不能愛，而不如意的，却老纏着，這是痛苦的，我坐了下來，要扭開電燈，他趕快禁止了，他低低的說：

「桌上有油燈。」

點了燈，使我清楚的看到他，仍然有那往昔清秀的臉孔，如水的眼睛，懸頂的鼻子，端正的嘴唇，兩道劍眉，只是，那一頭柔卷的黑髮，却沒有了，小時，我常爲自己的頭髮而嫉妒他，我的頭髮粗直而無光澤其實，我很愛他的頭髮的，想到這些，我又哭了，我說：

「你的頭髮，哦小榮，看到你如今的样子，我是多傷心，」

「……這些還，提幹嗎？表……表姐好嗎？」

「她不會好的，小榮，你一定會知道，她常年替我守舊家，也常年的哭泣……」

你應當對她好，大楠你們是夫妻了。」

「小榮，這也是你說的？我的心，早死了。」

他微微一笑：

「你不能忘記得姐。」

「她好麼？」

「她好，媽分了許多家產給她。」

我不禁氣憤起來：

「小榮，錢能使一個人快樂麼？」

「誰知道呢？她過得很寧靜，沒有哭泣，沒有離傷。」

「但是，她少了你……」

「我才醒過來，當時，我就一切都被忘了，什麼也想不起來，我以前會答應過她許多話，如今，不但不能實現，而且一筆勾消了，我活著，還有什麼意思？愛一個人，但，又永遠不能愛她，大楠，這不是悲慘的？」

「後來？」

「後來，大概你也知道，翠子自殺了，趁姨丈到省裡，用汗巾自殺了，用自己的手，結束了自己的一生。」

「小榮，當初你們就不應當相愛。」

「當初？誰知道呢？難道愛也應當有顧忌的麼？」

「你這道理想過了？」

「想，不但想，還說，只是有什麼用，我沒有力量，我不能反抗，他們硬生生的要把兩個不同的人，不同的心的性格，擠在一個屋子裡，他們因為這樣，也很簡單。」

「很簡單？」

「翠子死後，我也一切不怕了，我要剪了髮，我要住到這裡來，我要使他們傷心難過，我不再掛着孝子的招牌，也不再為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而憂慮。」

「你這樣做，嬌子，可傷心了。」

「這是應當的，她們也給我過多的悲傷，沉重得我不能承荷。」

「你幸福得多了。」

「幸福？我不能想，翠子和潘姐，如上表姐，大楠，道都是她們的命啊。」

「這是命！」

「我後悔當初為什麼會愛每一個人，現在，我才懂得，可以隨便憎恨每一個人，但，不能隨便愛一個人。」

「這是你的信仰？」

「大楠，你也不這樣深信麼？不然，你為什麼會不愛表姐？」

「但，我愛潘姐。」

「這就是你的錯，正如我會愛上翠子。」

「這是不對的。」我說。

「這是對的，大楠，事實是如此，我如今一切都看淡了，連翠子的墳我也不去了，從前，還每月回家一次，現在，我很久都不回去了。」

說着，他枯幾枝香，並下了飯子，他向我：

「你的看法，和打算怎麼樣？」

「我？」我似乎才想到這個問題，但，我很快的說了：

「我有什麼看法？我只是聽天由命。」

他注視了我一會：

「這也是你的道理。」

「我沒有家財可分給她，況且，媽也需要有人照顧，小榮，這是我內疚的地方。」

他淡然一笑：

「這沒什麼好怨的，這是命。」

他坐了下來：

「你還記得我們小的時候？」

「什麼呢？」

「你，我和潘姐，三個人常到後山去玩，你們兩人裝新郎新娘子，我裝強盜。」

「又有一次，潘姐讀我的頭髮好看，你氣得打了我一頓，」我忍不住笑了。

「以後，長大了，潘姐就很少來我們家，只是有一次趕集，在趙家祠，我們不碰見她了，她穿着小桃紅的新衣服，跟着她的老嫗嫗，」

「對了，小榮，那時候你愛潘姐了嗎？」

「愛？那時候我什麼都不知道，後來還是在紫河邊，見着翠子，我才知道我有愛，而且愛她。」

「這些，快十年了吧？」

「十年？十三年了。」

「十三年，十三年的日子怎樣過的？」

這晚，我們唏吁了良久，他隨即拿出所作的詩詞給我，他說他不悲哀，他的動作，也顯得那麼不在乎，可是在詩裡，我仍看到他濃重的傷感與嘆息，

看完，他就拿去燒了——我阻之不及，我說：

「為什麼這樣呢？」

「還存着做什麼？已經沒有了希望，期待了。」

第二天清早我下山趕着進城：他執着我的手：

「我不能送你，你如果願意，你可以去看潘姐，她是寂寞的，同時，我希望你能待表姐好點，她也很痛苦。」

「你的話，我不明白，我也很痛苦。」

但，你活著，大楠。這次我們的相聚是緣，以後，我們沒有緣了，珍重。

「緣？這關係什麼事？小榮下次有機會，我仍來看你。」

「我們是哥兒倆，」說到這裡，他哭了。

「哭什麼呢？」

沒有什，只不過我想到，我們都那麼不幸。」

「對的，」我滿懷悽愴，隨着周嫂，踏着落葉，我走下山來，我對周嫂說：

「以後我會再來看他。」

「你不會來的。」

「為什麼？」

「你有你的理由。」

「我不知道。」

「姪少爺，走吧，替我問候你家太太，和表小姐，姪少爺人活著，不尤為着一件事，你應當慢慢去了解她，她很可憐。」

「……好，再見。」

周嫂用手攏垂下來的白髮，又向山上爬，她沒有用拐杖，在曲折，崎嶇的小徑，用力的走着。

以後，果然我沒有機會去看小榮，為了戰事，時局，我有我的理由，東遷西奔，為的是我這活著。

媽後來死了，表姐哭得很傷心，並且還透着絕望，我不知道她為什麼會這樣，但，我很憐憫她，我記起小榮，周嫂，她（他）們都要我待他好，那也只是好而已，因為我永不能忘記潘姐。



佛青園地

傅大士

林道生

(人名)
東陽烏傷居士，傳翁，字玄風，浙江東陽人，生於六朝齊建武四年五月八日。年十六娶劉氏，生普建，普成二字。

廿四遇梵僧嵩頭陀而知往因，結遊於松山雙梓樹間冥坐。苦行七年，冥坐間見釋迦，金粟，定光三佛。梁武帝頗敬重。於陳大建元年四月二十四日示寂。大士之需要是全天台之一心二觀也。

一千五百餘年前，浙江省的東陽縣有一位有妻室名叫傅大士的和尙。假如說和尙一定是剃落光頭的話，這位傅大士不但有妻子而且不剃頭髮，也不穿袈裟。說他是和尙。那是千萬不適當的。應該說是對佛教特別有深信的人才安吧！雖然他只是普通的人而已，但是他且很偉大。

大士是菩薩的意思。所以我們把地祇菩薩稱為地藏大士，觀音菩薩叫觀音大士。傅大士實際上已經是菩薩了。大士行著禁欲苦行的生活，並不像菩薩那樣被人頂禮膜拜。

傅大士在西曆公元四百九十七年，我國的六朝齊建武四年丁丑歲五月

八日生於浙江省東陽縣烏鎮的農家。孩提時沒念過書，每日與村鄰的小孩在溪邊釣魚。大士當時對釣魚並沒想過到底有何用處，每把釣了的魚放在竹筒內，再沈於水中讓魚兒有逃走的机会，剩下的才帶回家。因此被不理解的村人。視為愚蠢的人，十六歲娶妙光為妻生有普建，普成二字。到廿四歲還是無間斷的每天釣魚，也許那時已經是魚販商了吧！人心內的真理之光，在何種機會之下就會輝煌，那是不可思議的。這位無學無智的釣魚青年，終於也來了那不可思議的機會。

有一天大士又在溪邊釣魚時，來了一位叫嵩頭陀的印度僧尼向著大士說：「別為我驚異。你與我現在所行者好像是相異：我是和尙，你是漁翁，其實兩人內心所行的。步調是一致的。我是和尙，因為是從很遠的天竺來到此地，也許要被人認為是偉大的，而你每天在這溪邊釣魚，一向被人看做是愚蠢，對這事我只好在心中一笑了之。實在說來我雖是和尙的行裝，與你無智無學的純真相比，那麼我的心是要污濁的多哩！你的行法實在是清秀的。在佛國，只有像你有如此清秀之心的人才能往生。你如今已經可做為佛國的人了。而我呢？慚愧的很，不再繼續修行的話是永遠不會達到你的純真的程度呀！」

往昔，有一位昆婆尸佛。在他的恩惠之下，我知你立了誓，願作一切

衆生最後的背友，我們就修行至今生。當然啦！你現在的釣魚一事也是修行佛道的一種尊貴的方法。我成為和尙在修行，你却能够早日與佛陀的心共鳴。往昔我們共同的誓願寧做一切衆生最後的親友。你可以說已經成就了。至少在你的心已確實成就了。只要保持你現在的淨心就可往生兜率天宮彌勒佛的淨土。你不要忘了你現在所有的清淨的心。若是不相信我的話，那麼你看吧！看那照在水中的你自己的影子，你的面容沒有少許的高傲與邪氣，你的無心清靜的臉不是正放著光明與氣高嗎？看！你後面的光輝，你頭上莊嚴的寶蓋（用寶玉裝飾的天蓋）。你絕不只是懶惰的青年釣魚者。真正的你就是剛才那所看的你，你已經在往生快樂的兜率天宮淨土了。

讓有見識的人看來，無心（沒有特別用意）在釣魚的人，要比隱居於深山的寺廟研究深奧的學問而驕傲的和尙來的尊貴些。嵩頭陀把這道理告訴了大士。也許嵩頭陀只是大士心中幻想的人物。也可能只是大士在釣魚時所冥想的人而已。大士接受了嵩頭陀的告言心想：「啊！真感激，自己能照此而往生彌勒淨土」。就向嵩頭陀答道：「謝謝你替我打開了，心眼。我，如此就能往生兜率天宮是件可惜的事呀！在這世間比這還有修養的人為數尚不少，我的修行比起他們來，真微不足道。我會保持現在的心情去渡過我的整個生涯。為使我的思想能離世上的人人理解，不管是如何尊貴的犧牲我都願奉上。被打開了心眼而實際上連一點修行都沒有的我，我

認為是羞恥的。昔日，我們在昆婆尸佛的許願。我願在今日來修行」。說了這話的大士立即將用了幾年的釣魚用具拋棄，進入松山，結了個草庵自己稱號為雙林樹下當來解脫菩薩大士。這是大士發心的開始。

大士雖發心了，却没有出家。大士的雙林樹下當來解脫菩薩大士是「自己是彌勒佛」的意思，大士由一年宵的漁翁一躍成為高尚自覺的彌勒佛。雖然把釣竿漁具捨棄。但是他並沒有離開妻子。按照佛教的修行普通是隨著發心並離妻而出家。可是，大士自從自己有了佛的自覺後對妻子妙光加一層的去愛她，他認為要助世間的人人，換言之真正的生活不與妻子相處是虛偽的。自己已有高貴的心而不讓妻子了解決不是件好事。當然，大士的妻子也很了解丈夫的心。

在此，他們兩人也就開始了佛的生活，他們的行法即不是每日誦經，更不是什麼神祕的修行，而是辛苦的耕種蔬菜，果實，或是替人做工。過著農夫般的生活。白天辛勤的耕耘，夜晚研究佛法或演說佛的教訓。他們勞苦了七年之久。

恰好是大士三十一歲那年。大士的德行漸漸地遠近馳名，到處相傳。大士身上放出了金色的光明等話，來看大士的人門前車馬若市，絡繹不絕。地方的治理官也聞聲來探望，結果看了一點也不像宗教家的大士的外相，說道不是真正的宗教家。只是與山師相似而已，是故下令將大士下獄。大士在獄。四五十天中完全禁絕了飲食却現出一點也沒衰弱的奇蹟，因此得出獄。大士的生活就那麼平凡，至

極。

長阿含經說：「布施者得福，慈悲者無怨，為尊者親。」大士開始過着身無一物的生活。妻子也同意了他的做法將房屋田地所有的一切布施於他人，自己除了身體以外別無他物。大士夫妻所住的世界與今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因此大士立即成為貧苦的生活者。可是就在這種貧苦的生活中看見了窮人時大士照樣要設法布施他們。

大士怎樣繼續不斷的施大功德行，是我們最想知道的一點。大士更說：「自己想起地獄之苦痛時，心會如蠶般湧起善心」。目蓮尊者（佛十大弟子之一人，被稱為神通第一的德者），在極暑的于蘭盆邊想起猛火救濟苦思的亡母，使人間留下于蘭盆供養祖先的範疇而永不朽。頃間我因中風，被死的恐怖心充滿了自己。有時便散亂的心鎮靜，時而想起不快做些善事是不可的心理。眼前正排了許多的苦在等着我們。由此我們可了解大士大功德行的一分心思。

大士曾以長夫相交的態度來與帝王交往，有人非難地說是對上非禮。大士却一點也不顧及。大士想燒毀自身為一切，衆生代受苦生於地上的苦痛，上從帝王下至乞丐，非人。單用行是無法救渡的無限的苦充滿了大士的心。但是，因為周圍的人阻止了他的這種做法，你呢？以長期斷食修行代一切衆生受苦。

大士在六朝陳大建元年四月二十四日以七十三歲的高齡圓寂。妙光夫人何時逝世且不得而知。對大士的一生可記載的事蹟很多。由以上所述，也不難知道佛法的修行是怎樣一回事了。

誰都能成菩薩，成大士。更不一定要每天去誦讀深奧的經典，做神秘的修行，單是釣魚也行。只要你的心誠虔，真正犧牲自己為他人而工作，而受苦，那人便能救渡世界，也是救了自己的最偉大的宗教家，是菩薩。是應該像觀音，地藏等菩薩般地被入頂禮膜拜才是哩。

探 訊

· 稚羊 ·

給高雄佛青朋友——

梵音低掠着心扉，
誰說這是青春的埋葬？
在真理的極藍裡，
何以不引吭高唱？

淨潔的朋友呵！
讓人才會滿足於現實，
讓命的滋養聖教的宏揚，
永掛在意念上？

莊嚴，偉儀的教堂，
何日顯現我的期望？
仲春自馬祖寄友外一首

翠嵐

陳列寒風夙夜摧，
恆雁西北匪魔靈，
思緒何曾遶海斷，
祇緣邪族深仇恨，
屹守前哨眾感限，

追懷 妙發 二師之相繼圓寂

萬里殷思意若何，
祇園未見添龍象，
大德圓功含笑去，
心香一瓣虔誠禱，
驚傳噩耗淚滂沱，
覺樹何堪折幹柯？
後生無倚負哀過，
倒駕慈航濟苦河。

臺灣省佛教會理事長乙職

林錦東揖讓賢能

隆道法師已遞補

臺東支會新職員分別就任

（臺中訊）中國佛教會臺灣省分會第七屆理事長選出林錦東居士後，有關當局允應于現實及碍於

法令上之規定，林居士深明大義，經各界友人慰勸之下，決意辭讓賢能出家僧衆遞補，林錦東居士現已正式引辭同意由中國佛教會讚譽之省分理監事獲最高票之隆道法師遞補，並已於六月廿四日在臺中市北區寶覺寺省分會正式舉行移交典禮完畢隆道法師將正式視事，林錦東居士此舉深獲全省教胞欽佩

（臺東訊）中國佛教會臺東縣支會第五屆理監事業經於五月下旬召開首次會員代表大會時順利選出新當選理事長，修和法師暨理監事亦於元月十三日分別接任視事：茲誌新當選理監事名單如次：理事長修和法師。常務理事賴再發，方世岳，理事呂樹堂，賴玉祥，溫月珠，胡崑田，潘雲橋，莊玉興，候補理事莊炳南，宋維海，鍾貴南，常務監事陳阿存，監事林得水，胡清水候補監事曾來毛。

中國佛教會通知

民國四十七年六月十四日

47中佛籍字三二八號

事由：出家僧衆應依法辦理入會在家信衆應依法推介入會特電遵照由。

受文者：臺灣省分會

一、查本會臺灣省總會員人數原有一萬六千餘人，而現有人數較上前減少甚鉅，揆厥原因以各地出家僧衆大都未能依法辦理入會手續。

二、依據中國佛教會章程第十條：「凡本會所屬各分支會各寺庵各佛教團體及僧衆為當然會員。僧衆規避入會者，得呈請主管機關革除其僧籍」之規定，即希於文到一月內對各地出家僧衆詳細查明，其有尚未依法加入本會者，應先為婉言勸諭促告入會並依法切實辦理具報。

三、至本會各團體會員之所屬信徒，及僧衆會員之皈依信徒亦應隨時勸諭促告其管理人員及各辦理依法依師依法推介辦理入會手續。

四、特達遵照並轉飭各縣市支會切實遵照。

常務理事：甘珠爾瓦、道源、道安、美紹、毛凌雲